



剑门关大写意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梦阳

在这里,山势忽地就收紧了筋骨。

蜀地的山原本是懒散的,随意地卧着,似一群闲卧的老牛,而在这里,却倏地警觉起来,将嶙峋的脊背高高耸起,肌肉绷成青黑色的石壁,在天地间划出一道锐利的折痕。这,便是剑门了——大地在此处咬紧了牙关,将巴蜀的烟云与中原的风尘硬生生劈断。

清晨的山岚还未散尽,石阶上还凝结着昨夜的露水,每一级都泛着青冷的光。那些石阶,被无数的脚印打磨得发亮,却依然棱角分明,像是故意要硌痛行人的脚掌。我数着台阶向上走,数到一半便乱了——这台阶原本就不是为凡人设计的。石缝间偶尔探出几丛野菊,淡紫色的花瓣上沾着细小的水珠,在这铁青色的世界里显得格外柔弱,却又格外倔强。那作为扶手的冰凉的铁链上系着的红布条在风中轻轻摆动,像是无数未及诉说的祈愿。不经意间发现:城墙上的砖石排列得极有耐心,它们相互挤压着,已这样站了上千年。每一块砖都记得:某年某月,箭矢曾在此处擦出火星;某日某时,鲜血曾在此处凝结成霜。而今,砖缝里挤出的几茎枯草,在风中摇头晃脑地,仿佛在沉吟什么。

及至关楼,视野蓦然开阔。向北望,是中原的烟尘;向南望,是蜀地的云雾。

视野中的群山如浪,一层叠着一层,在晨雾中若隐若现。当年那些戍边的将士,想必就站在这个位置,望着同样的山色。他们望见了什么?是家乡的炊烟?是敌军的烽火?抑或只是无尽的山峦,像凝固的波涛,将人困在这方寸之地?石砖上那些模糊的刻痕,或许就是他们留下的印记——某个思念的夜晚,用刀尖在城砖上刻下亲人的名字。

再四下里眺望,瞬间,那一道道山崖就折叠成了七十二峰的线装书,每道褶皱里藏着半部蜀史。砾岩书页被风翻动时,诸葛亮的羽扇掠过建兴年号的尘烟,姜维的马蹄在摩崖石刻上敲出火星——那些未冷却的熔岩,至今仍在剑阁的脊梁里奔涌……及至撤回视线,便看到了那一列列石碑,碑上,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,那些慷慨激昂的诗句,都被岁月冲刷得模糊不清。只有石龟依然保持着昂首的姿势,尽管背上的碑文已经残破不堪,眼睛已经风化,却还在“望”着远方。一低头,我发现龟甲缝隙里长出了一株小小的蕨类植物,嫩绿的叶尖在风中轻轻颤抖。我不禁想:这石龟已经在这里趴了多少个世纪?它是否还记得那些在它面前驻足叹息的文人墨客?

此刻,正午的阳光几近直射着照下来,将城墙上的砖石晒得发烫。几个孩童在箭垛间追逐嬉戏,他们的笑声清脆地撞在石壁上,又反弹回来,与历史的回声混

在一起。他们的父母忙着拍照,要把这“天下雄关”的威严装进手机带走。而在他们脚下,一块断裂的城砖缝隙里,几只蚂蚁正排着队搬运食物——在这座见证了无数王朝兴衰的关隘上,它们依然进行着最为原始的劳作。

下山时,我选择了一条小径,石阶上蔓延着青苔,踩上去有些湿滑。转过一个山坳,山路上飘来豆腐的香气,几声小贩的吆喝掺在风里,显得格外单薄。这白嫩的豆腐,偏偏生在铁青的山间,真像是一个温柔的讽刺——游人匆匆咽下,又匆匆赶路,生怕错过下一个景点。

暮色漫上来时,云海开始涨潮,再眺望时,那一道道峭壁就成了浮出水面的剑鞘。垂直节理裂开的岩壁,如同被巨人劈开的竹筒,露出紫红色砂岩写就的兵法残章。雾气在“天下雄关”的刻字间凝结成砚,每滴雨水都是一卷《蜀道难》的注脚。那古栈道锈蚀的铁环依稀还拴着秦汉月光。石孔里生长的柏树,年轮叠着张飞擂鼓的回声。悬空玻璃栈道透明如宣纸,踩上去便落满唐诗的平仄。穿汉服的少女举着油纸伞走过,伞骨撑起的并非桃花,而是三国烽烟里逃逸的雁阵。那一块块崔巍的石头都在低语——它们说起某个无名的士卒,曾在月下擦拭长矛;说起某位诗人,醉后在此处题写诗句;说起无数商旅,在此卸下重担,长舒一口气。这些故事被风吹散,又落在新的石缝里,等着下次讲述……

忽然,一阵山风吹来,带着松涛的呜

咽,卷起地上的落叶在空中打转。那一瞬间,我仿佛听见了金戈铁马的余响,听见了商旅驼铃的叮当,听见了无数途经此处的脚步声——它们都沉淀在这石头的记忆里,随着暮色一起,慢慢渗入大地的肌理。唯有几段残存的古道,还在草丛中若隐若现,像是不肯愈合的伤疤。

夕晖染红砾岩时,整个剑门关成了巨大的灯箱。李白的叹息凝成北龛摩崖的投影,而玻璃观景台上的自拍杆,正将千年险隘吊装进短视频的取景框。唯有嘉陵江依然流淌,把古柏的倒影裁成翠云廊的邮戳,寄往每个试图解读巴蜀密码的黎明。

夜色完全降临后,剑门关的轮廓渐渐模糊,最终与山体融为一体。只有几盏景观灯还亮着,将城墙的一角照得惨白。我忽然想起那块明代石碑上残缺的一角——历史总是这样,既留下印记,又不断抹去。而这座关隘,终究会继续它漫长的守望,看着人来人往,看着云卷云舒,直到所有的故事都风化入石,直到连石头也忘记了自己为何要站在这里——也许,是剑门关的石头记得太多吧。

远雪农场的笑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熊昕

站在远雪农场的最高处,微风拂面,绿波翻滚,眺望辽阔无垠的平坦大地,南充兴隆镇的金花、金禾、永福村充满生机,宛如一幅徐徐铺展的壮丽画卷。更远处,宛如图画般的老木沟水库静卧如镜,水天相融,仿佛人间仙境般悄然沉落于大地怀抱之中。

眼前,层峦叠嶂的山岩间,累累硕果挂满枝头,呈现出喜悦的丰收景象。果树下的野草恣肆蔓延,野花随意点染,一片生机盎然。谁能想到二十年前,这里竟是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呢?

由于长期采掘石英砂,大地被撕裂了外衣,裸露着嶙峋的筋骨,放眼望去,但见砂孔遍野,满目疮痍,一片凄凉。直到卢开远、陈雪莲夫妇在2015年毅然决然走进这片废墟,开垦荒地,遍种桃李。自此,曾经裸露刺眼的山野,渐渐披上鲜亮的新绿,旧日采砂的残痕在时光的流逝中被渐渐抹去。800多亩土地的价值被重新给予定义。

一夜春风,吹来远雪农场的桃红李白。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山风悄然唤醒沉睡的枝丫,远雪农场仿佛被施了魔法,山坡顷刻间披满了桃红李白的盛装。喜爱桃花的人们,纷纷来到远雪农场,看那漫山遍野的桃花,似一片红霞,红艳中有翠绿,刚毅中有柔美。远看,似

红云飘动,朝霞满天;近看,如火如荼,似梅似丹。那挺拔刚毅的桠枝,或上或下,或曲或直,枝头上一朵朵、一瓣瓣桃花,红中有白,白中透红,绿中有艳,艳中吐香。有的含苞待放,有的喜笑盈盈,有的笑脸灿烂,有的羞羞答答。仿佛让人置身世外桃源,误入仙境一般。躁动的心情,绽放的情愫,不由得也随着灿烂的桃花而光艳四射。

“草色青青柳色黄,桃花历乱李花香。”如果说桃花年年盛开,年年桃红均相似的话,那么,再看看远雪农场成片绽放的李花却是另一番景象。远雪农场的李花更显得纯净无瑕。那一簇簇洁白的小花,清雅素净缀满枝头,满园望去,皑皑如雪,一时竟让人恍惚难辨是花还是雪。李花默默担当着报春的无声信使,风雨起时,小花便如雪蝶般纷纷扬扬飞落,树上树下,一时皆成洁白世界。纯净源于泥土,最终又悄然回归泥土,这无声的循环,恰如生命于无言之中赠予人们最深的启迪。

曾经涌动的人流,俊男少女争相拍照的欢笑和热闹,蜜蜂追赶时光寻找花朵采花的场景,伴随时光的流逝已慢慢离我远去。此情此景,大自然静谧,果园也显得安静。清晨,带露水的青涩桃、李从葱翠

欲滴的叶间探出头来,在轻柔的光影中分外鲜嫩,露珠在阳光下晶莹跳跃,让人觉得这里就是一个玲珑剔透的绿色王国。

每至果实成熟时节,园中又溢满了另一种丰盈的笑语。胭脂桃色泽艳丽,绒毛薄覆,摘下一颗咬开,清甜汁液瞬间润透喉咙;青脆李上覆着淡淡果霜,一口下去,脆响爽利,闷热天气里几颗下肚,顿觉神清气爽,满口生津。果园里品种繁多,柑橘、桑葚、樱桃、冬桃……不同熟期的果实接力般点缀着四季,引得目光流连。

循着隐约的谈笑声望去,果园深处,卢开远夫妇正与农人们弯腰采摘。汗水沿额角滑下,无声地滴入泥土深处。偶尔直起腰来,望着累累压枝的果实,笑容便在他们脸上漾开,那笑容盛满了阳光与汗珠酿成的自信与满足。

我蹲下身,指尖轻抚过树干上深深的褶皱。这曾扎根于矿渣碎石之间的生命,凭借怎样坚韧的意志,才得以穿透坚硬贫瘠的土层,汲取养分,直至今日硕果累累?每一道褶皱里都深深刻写着无声的岁月,那是生命以根须为笔,以时光为墨,在昔日风沙盘剥的荒芜之上重新书写的绿色宣言。

暮色渐浓,我缓步离开果园。回望

处,夕阳余晖温柔

地为果树镀上金边。山风过处,枝叶沙沙摇曳,如同土地与生命之间低回的缠绵絮语。土地无言,却承载了所有的悲欢与蝶变,昔日的矿山创痕,今朝的草木芬芳,汗水滴落的故事,以及枝头沉甸甸的期待。

人类曾向大地索取砂矿,留下累累疤痕;而后又以柔软之心遍植桃李,累累伤痕终化作了累累果实,在曾经的伤口之上,竟开出报偿的花。夕阳余晖里,依稀又传来卢开远夫妇的笑声,他们正坐在院中矮凳上数着当天的收入,粗糙的手指上沾着桃毛,几张纸币被随意搁在沾满泥土的筐沿上。笑声爽朗,似有回音,掠过那些静默的果树,融入土地温暖的呼吸里。

当我远远,远远回望,山坡上的果园已融入薄暮。累累果实如同土地无声的笑意,悬垂在枝头,它们默默证明,人类一旦懂得俯身亲吻伤痕,大地终将以甜蜜的果实回应这迟来的誓言。

这漫山遍野无声的欢笑,证明心如人愿播下绿的种子,即使最深的伤痕,最终也能被时间与耐心编织为最美的锦缎。